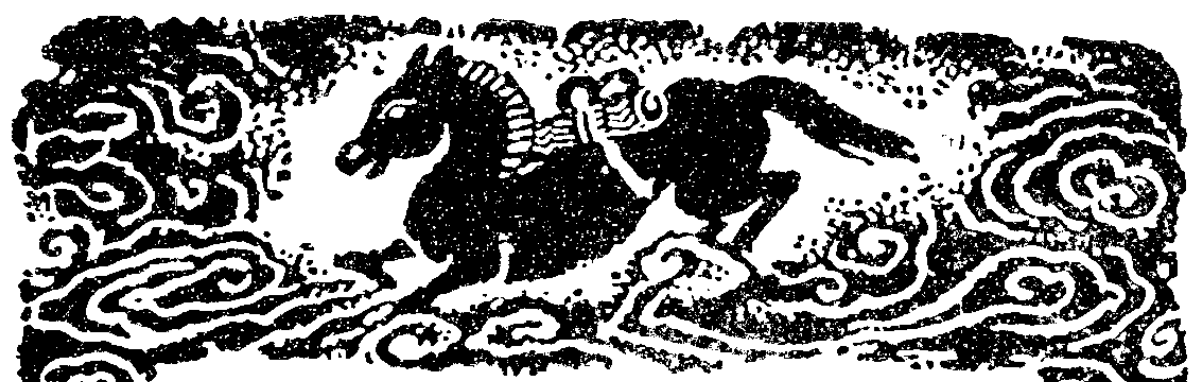


入守
陣圖合變
城合變
說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守 城 錄



3 0649 0918 1

陳規 湯壽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墨海金壺守山閣叢書皆
收有此書同一版本墨海
在先故據以排印

083
112
2:957

守城錄 御製詩

御製題陳規守城錄

攝篆德安固守城。因而失事論東京。陳規於靖康丙午攝德安府事。羣盜王在等攻城。規在城上聞城何

果陷。因嘆當時身不在圍城中。以効守禦。並論官吏將帥。應敵捍禦。陳規屢禦應之暇。守戒機要。備載陳

之失。更因靖康朝野僉言於所載攻守各條。下附以己見。並為之序。陳規屢禦應之暇。守戒機要。備載陳

郭門。續機構之制。以及攻城備禦之方。凡四十餘條。極為詳備。又載羣賊王在等攻德安。未兩月而退。張

世李。孝義。四日。引去。楊進。十六日。引去。孔彥舟。三次。皆不克。而去。董平。三萬人。即日敗去。趙壽。亦三日。引

去。曹成。李少。四日。引去。楊進。十六日。引去。孔彥舟。三次。皆不克。而去。董平。三萬人。即日敗去。趙壽。亦三日。引

載甚悉。其後。劉陽。九月。始引去。桑仲。夏。邢。尚。孫。翠。上。其。齊。欲。沿。邊。守。李。橫。則。六。十。五。日。引。去。後。陳。規。力。保。危

城。九。遇。就。至。皆。隨。機。應。敵。卒。紹。安。全。可。謂。長。於。守。矣。但。此。特。施。之。郡。邑。用。得。其。人。或。見。功。效。然。因。幸。遇。小

寇。耳。若。宋。靖。康。汴。京。之。失。則。由。於。平。時。政。事。之。乖。違。豈。盡。係。臨。時。捍。禦。之。疎。略。彼。時。即。陳。規。果。在。圍。城。又

安。能。救。乎。敗。湯。瑋。深。知。紀。以。精。小。縣。旁。州。或。可。賴。通。都。大。邑。轉。難。行。四。夷。守。在。垂。明。訓。逮。迫。臨。衝。禍。早。成。

亡。之。禍。乎。

52034

守城錄提要

守城錄四卷。宋右正議大夫陳規在德安禦寇事蹟也。規字元則。密州安邱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兵南下。荆湖諸郡所在盜起。規以安陸令攝守事。連敗劇寇。建炎元年。除知德安府。擢鎮撫使。羣盜先後來攻。隨機捍禦。皆摧破去。尋召赴行在。又出知順昌。與劉錡同却金兵。又移知廬州。兼淮西安撫使。卒。乾道中。追封忠利智敏侯。立廟德安。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凡分三種。首爲規所撰靖康朝野僉言後序。朝野僉言本夏少曾作。備載靖康時金人攻汴始末。規在順昌見之。痛當日大臣將帥捍禦失策。因條列應變之術。附於各條下。謂之後序。徐夢莘嘗採入北盟會編一百三十九卷中。然其文與此大同小異。疑傳錄者有所刪潤也。次曰守城機要。亦規所作。皆論城郭樓櫓制度及攻城備禦之方。宋史本傳載規有攻守方略傳世。疑卽此書。次曰建炎德安守禦錄。乃瀏陽湯璠作。璠淳熙十四年進士。官德安教授。尋訪規守城遺事。作爲此書。紹熙四年。除太學錄。乃表上之。案規本傳載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錄。頒天下爲諸守將法。藝文志亦別有劉荀建炎德安守禦錄三卷。而無璠書之名。疑荀所撰者。卽乾道所頒之本。璠書上於紹熙時。距乾道已二十餘年。或又據荀書而重加增定歟。三書本各自爲帙。不知何人始併爲一編。觀書末識語。則寧宗以後人所輯矣。宋自靖康板蕩。寓內淪胥。規獨能支柱經年。不可謂非善於備禦。然此僅足爲守一城乘一障者應變之

圖而不足爲有國有家者固圉之本。當時編爲程式。原欲令沿邊肄習。斬保殘疆。然至元師南下。直破臨安。復爲東京之續。究未聞有一人登陣以抗敵者。豈非本根先撥。雖有守禦之術。亦無所用歟。伏讀睿題。闡晰精微。抉汴梁喪敗之由。申守在四夷之訓。夫然後知保邦。謹命自有常經。區區輸攻墨守之技。固其末務矣。謹錄存是帙。以不沒規一事之長。並恭錄宸翰。弁於簡端。俾天下萬世知聖人之所見者大也。

守城錄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陳規靖康朝野僉言後序

靖康丙午規以通直郎知德安府安陸縣事。丁未春正月。羣盜王在等犯德安府。時郡將闕。規攝府事。賊來攻城。規在城上與賊語。問何因到此。賊言。京城已爲金破。規獨念都城之大。壕塹深闊。城壁高厚。實龍淵虎壘。況禁旅衛士百萬。雖金人乘我厄運。一時彊盛。亦何能破。殆不足信。二月四日。賊遁。遣人詣都城。奏功還。乃知京城果爲敵陷。徒深痛切。但不知城破之所以然爾。又恨當時不得身在圍城中。陪守禦之士。以効縣簿。紹興己酉春三月。朝廷旣復河南。規自祠宮被命知順昌府。夏五月到官。行及期年。暇日會同僚語及靖康之難。汝陰令云。嘗收東齋雜錄一編。中有靖康朝野僉言。具載金人攻城始末。規得之熟讀。痛心疾首。不覺涕零。嗟乎。治亂彊弱。雖曰在天有數。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也。揚雄所謂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靖康京城之難。若非人事之失。則天亦不得而爲災。規不揆至愚。竊觀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臣與將吏官帥。應敵捍禦之失。雖旣往不咎。然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事有補於將來。不可不備論也。朝廷欲再援太原。大臣以爲中國勢弱。敵勢方強。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賂之。殊不知勢之彊弱在人。爲我之計。勝彼則彊。不勝彼則弱。若不用兵。何術以壯中國之勢。遇敵人之彊。用之則有彊有弱。不用則

宋



終止於弱而已。強者復弱，弱者復強，強弱之勢，自古無定，惟在用兵之人何如耳。

河東宣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又招河東義勇禁兵五萬，共兵二十二萬，皆敗績，致太原陷於敵，非兵不多，蓋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行而前，先鋒遇敵者有幾，一不勝而却，與其後大兵皆却，宜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後知其不能援也。殊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糧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則攻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二萬，只十萬亦可以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以優爲之援也。又不五萬，至其下亦有可援之理。且以五萬爲率，若止分爲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將，兼備策應內外，三兩將詣扼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敵境，繇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敵人用兵多少，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求鄉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糧出兵，多則退之，少卽擒之，但絕其糧道，不必深入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旣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數將失利，其大兵必不至於一齊敗衄，潰散爲盜，京城之難，其源在於援太原之失利也。

尼瑪哈

舊作結罕

今改正

攻太原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敵之衆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守城人

中有善爲守禦之策者，僉言以爲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或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城太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規以爲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先策定險備，設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卽

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已入卽死。今夫百里之城，內有數步之地，賊人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伏其城，拔乞命於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

九月，安砲於封邱門外，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收，遂爲金人所得。咸謂金人得攻城之具，規以爲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砲數百座，亦必無害，在於禦砲之術，善不善也。統制官辛康宗以賊去城遠，止兵不得發箭，止之甚善。百姓鼓衆擊殺，此亦見其自亂，素治之術失也。

敵先採濕木編洞屋，以生牛皮蓋其上，戴之，令人運土木填壕，欲進攻城。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施大砲碎之，亦可用單梢砲，取遠至二百五十步外者，制其首領用衆之人。蓋益州郡舊有朝廷所降守禦冊，定格單梢砲上等遠至二百七十步，中等二百六十步，下等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當時倉卒之際，此格用與不用，若人稍不究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以小砲禦近衆，其小砲每十人已上，不過十五人，施放一座，亦可以致數十步。勿謂小砲不能害物，中人四肢，則四肢必折，中腰以上，則人必死，中馬亦然。又況大砲每放一砲，小砲可放數砲，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圓爲之，泥圓之利亦博，不獨放時易得無窮，放去中人人必死傷，不中則泥圓爲砲擊破，不致反資敵用。若要摧毀攻城，則須用大砲及石。金人攻城用大砲，蓋欲摧壞城樓，守城者欲摧毀敵人攻城，大砲與小砲齊用。縱敵在城外，伐大木爲對樓，雲梯火車等攻城，可以破盡。金人廣列壘石砲座，尋碑石磨盤石羊虎爲砲，欲攻之所，列砲座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蓋守禦官

一時失計耳。苟守禦官得計，止令卒近女頭牆坐立。城外砲來，高則於女頭牆上過，低則打中女頭牆，擊破在外，無緣中人一卒，亦不至於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者，惟女頭牆稍加高厚，則愈加安堵。又須先用稍大木，造高一丈長一丈闊一丈，上下外直裏斜，外密裏稀，洞子外密處以大麻繩橫編，如荆竹筓相似，以備砲石衆多，攻壞女頭牆，卽於兩邊連珠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若此則砲石縱大數多，未易損壞。間有損者，卽逐旋抽換。假令只如此禦捍，則砲石亦何能害人，已可必其無虞也。

敵以雲梯對樓攻東水門，其間禦捍有設重樓獲勝者，固甚善也。又恐人在重樓之上，愈招矢石，又攻東門，守禦官守具亦備，對樓雲梯至，每以木衝倒，仆死者無數。此亦奇策。然持衝木人與對樓上人相對，不免互傷，亦非全勝。金人填壕橋成，運對樓過壕攻城。城下列砲座二百餘所，七梢砲、撒星砲、座石砲並發，又以強弩千餘助之。城上矢石如雨，使守禦卒不能存立。然後推對樓使登城，每對樓上載兵八十人，一對樓得城，則引衆兵上。此金人攻城之方也。其砲大數多，矢石齊發，只前說女頭牆次備以洞子，皆可隔盡矣。對樓登城，每一對樓果能載兵八十人，樓廣不過二丈，當面立得幾人，與守城人接戰者，不過十數人而已。假令八十人盡用力，施設五對樓，止四百人，此外必無伏兵，亦無奇兵。樓高須及五丈，乘高而來，其跡亦自甚危。自履危地來與城上立平地人接戰，勝負人人可以自決。若守城者於此不勝，則交戰於平田廣野之地，不知其敗若何。況對樓填平壕上，惟可以直進直退，必不能於城下橫行。守人備禦，不過止備對樓所占之地。假使有十對樓，所占地步數亦不多，不獨接戰可以必勝，縱兵上城，獲全勝者，術亦

多矣。不思則弗得也。

敵用雲梯。止要登城。每座雲梯。須十餘人。可以負荷到城。城上禦之。亦難向前來。縱不禦之。使敵倚城登梯。上至城頭。少不死者。何以致之。於女頭牆裏。鵲臺上。靠牆立排叉木。每空闊三四寸。一根。通度槍刀。向上高出女頭牆五六尺。敵至女頭牆上。必爲排叉木隔住。背後乘空。守禦人於木空中。施槍刀刺擊。豈有刺擊不下者。下而不死者。鮮矣。

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再攻。推對樓五座。盛矢石來城上。以竿衝倒三座。城上士卒爭持草以焚之。對樓木多而草盛。火熾。火乘南風。遂引燒城上樓子三座。對樓旣倒在城外。必不能却回。亦不能再起。自是堵住敵人攻械來路。可以置而不問。焚者失也。縱不引燒城樓。止燒了敵人對樓。亦是城上人自持草火。與敵燒開。再進攻械來路。此事大失。所有再造城樓骨格。欲於舊處安立者。以理度之。自是敵必不容。矢石必倍。守禦官若能用前說。造洞子於闕樓子處。兩頭連珠並進。不終日決可蔽合。權代女頭牆。以隔矢石。矢石雖愈倍於前。亦必無害。次於燒了城樓處。兩頭橫直深埋排叉木。以防敵急登城。上分甲兵兩向攻打。城裏從下斜築。向上至城面。外垠向下陡峻。次於城裏脚下取土爲深壕。離壕三五丈。築月城圍之。使敵乘對樓到城。如不下對樓。上城却回則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倒入壕內。無不死者。如此一挫。必罷攻退兵。乃守禦之人失之。以致城陷。豈不痛哉。凡攻守之械。害物最重。其勢可畏者。莫甚於砲。然亦視人之能用與不能用耳。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禦之。則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雖

能者亦難施設。竊聞金人用砲攻城。守禦人於城上亦嘗用砲。城面地步不廣。必然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雖有砲臺。砲臺地步亦不甚廣。又砲纔欲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須以衆砲來擊。又城上砲亦在高處。自然招城外敵人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當時守禦之人。其不能用砲也明矣。假令當時於城裏脚下立砲。仍於每座砲前埋立小木爲衣。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有能用砲者。何由施設。或謂砲在城裏。砲手不能見得城外事。無由取的。每一座砲。別用一人於城上。專管城裏一座外照物所在。裏照砲梢。與外物相對。卽令施放。少偏。則令砲手略少那脚。太偏。則就令拽砲人擡轉砲座。放過。則令減人。或用砲稍大者。不及。則令添人。或用砲稍小者。照料得一砲打中後。砲少有不中。又城裏立砲。可置數多。守禦人用砲若止能如此。則攻城人用砲何能爲也。

築城之制。城面上必作女頭牆。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兩女頭中掛搭篋籬。惟可以遮隔弓箭。於砲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牆。不用篋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空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或問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牆。兩邊皆見城外脚下。於牆頭之上。下害敵之物。當敵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恐難過。宜便於城裏脚下取土爲深闊裏壕。去壕數丈。再築裏城一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緣裏壕入三二里地。新城上開門。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須於裏壕垠上新城脚下。繞行三二里。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敵善填壕。止不過填得裏壕。若由門入城。須行新城脚下裏壕垠上。新城上人直下臨敵。何物不可施用。正是敵人死地。必不敢入。由正門入城。尙且不敢。則豈肯用命打城。

但只如此爲備。則敵兵雖多。攻械百種。誠可談笑以待之矣。又況京師舊城。亦自可守。若逐急措置。便可使勢如金湯。有不可犯之理。兼京城之內。軍兵百姓。金銀粟帛。計以億兆之數。亦莫能盡。若令竭力修作。不獨添築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令添築城壕數重。亦不勞而辦。重城重壕。旣備。然後招敵人入城議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自退。俗諺云。求人不如求己。古人云。上策莫如自治。又事貴制人。不貴制於人。皆此之謂也。

京城周圍地約一百二十里。開當時敵在城外。諸門多閉。有以土實者。止開三兩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閉生路。而爲敵開其生路也。爲守之計。不獨大啓諸門。仍於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有門數十座。齊門於城內。運土出入。填壕作路。使戰兵出入。無至自礙。城上覘望敵人空隙。稍得便處。卽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敵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戰。無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旣城內創開城門。自運土填壕。欲爲出兵計。則其在外填壕欲入之計。不攻自破。然所以敢自剗開城門。出填壕者。非謂敵兵可欺。蓋恃其自於城內設險已備。引敵入城。而敵必死耳。晉王浚遣都護王昌及鮮卑段疾陸眷。末杯等部五萬之衆。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孔萇以爲可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勒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陳未定。躬帥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突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疾陸眷等。衆皆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此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城者也。後之守城者。何憚而不法歟。

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爲盡善。城上有敵樓。而敵人用大砲摧擊。城高數丈。而敵人用天橋。鵝車對樓。慢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作。可以自謂堅固。前古所未有。奈何敵人攻械之備。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乎仍舊。而人憚於改作。皆不可必者。古人所謂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十者不易器。以今城池之制觀之。雖利不至於百。功不至於十。然自古聖人之法。未嘗有一定之制。可則因。否則革也。爲今之計。如敵樓者。不可仍舊制也。宜於馬面上築高厚牆。下留品字樣。方徑及尺。空眼以備覘望。及設施槍路。牆裏近下。以細木蓋一兩架。瓦棚。可令守禦人避寒暑風雨。屋在牆裏。比牆低下。則砲在外。雖大而數多。施設千萬。悉莫能及人。

壕上作橋。橋中作弔橋。暫時隔敵。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爲實橋。則兵出入俱利。城門宜迂迴曲折。移向裏百餘步。置不獨敵人矢石不入。其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裏。便是敵人落於阱。何謂落阱。蓋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敵人。應敵之具。皆可設施。又於舊門前橫築護門牆。高丈餘。兩頭遮過門三二丈。城門啓閉。人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孰敢窺伺。城外脚下去城二丈。臨壕垣上。宜築高厚羊馬牆。高及一丈。厚及六尺。牆脚下亦築鵝臺。高二三尺。闊四尺。鵝臺上立羊馬牆。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及通槍路。亦如大城上女頭牆。牆裏鵝臺上栽埋排叉木。以備敵填平壕塹。及攻破羊馬牆至城脚下。則敵於羊馬牆內兩邊受敵。頭上大城向下所施矢石。卽是敵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禦之。羊馬牆內兵。賴羊馬牆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馬牆與大城。係是上下兩

城相乘濟用。使敵人雖破羊馬牆而無敢入者。故羊馬牆比大城雖甚低薄。其捍禦堅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也。又羊馬牆內所置之兵。正依城下寨。以當伏兵。不知敵人以何術可解。若此則既有羊馬牆。而鹿角木可以不用。仍於大城上多設暗門。以備遣兵於羊馬牆內出入。又羊馬牆脚去大城脚止於二丈。不令太遠者。慮大城上拋擲磚石。難過牆外。反害牆內人。又不令太近者。慮其太窄。難以回轉長槍。又於大城裏城脚下作深闊裏壕。裏壕上向裏度地五七丈。可作來往路外。築裏城。排叉木。但多備下敵攻城應敵處。用此以設備。雖使敵人善攻。不足畏也。墨翟、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爲城。以襟爲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此見攻械者宜乎古人以爲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每見敵人設一攻械。而無敵策以拒之者。未之思也。規嘗聞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爲兵者詭也。用無中形。詭詐爲道。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然而有傳之於家。而達之於遠。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失者。不可不先傳也。嗟乎。靖康丙午。金人以兒戲之具攻城。守禦者一時失計。遂致城拔。迄及一紀有餘。而金人猶不思當時幸勝。尙以驕氣相陵。規於未知金人攻壞設砲之前。每見人云。金人攻城。大砲對樓。勢豈可當。貴顯言之。則快然而不敢辯。衆人言之。則亦不敢痛折。今既知其詳。則豈可不盡曲折。剖其所見而言之。然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夫地不竭。如江海千變萬化。人何能窮之。今止據金人攻城施設。略舉捍禦之策。至於盡

精微。致敵殺敵之方。雖不憚於文繁。而有所謂真不可示人者。未之傳也。又況雖欲傳之。有不可得而傳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於敵未至之前。精加思索。應變之術。預爲之備耳。區區管見。輒序於僉言之後。紹興十年五月日。陳規序。

守城錄卷一

陳規守城機要

一城門舊制門外築甕城。甕城上皆敵樓。費用極多。以禦尋常盜賊。則可以遮隔箭鏃。若遇敵人大砲。則不可用。須是除去甕城。止於城門前離城五丈以來。橫築護門牆。使外不得見城門啓閉。不敢輕視。萬一敵人奔衝。則城上以砲石向下臨之。更於城門裏兩邊。各離城二丈築牆。丈五六十步。使外人乍入。不知城門所在。不可窺測。縱使奔突入城。亦是自投陷穽。故城門不可依舊制也。

一護門牆。只於城門十步內橫築高厚牆一堵。亦設鵠臺。高二丈。牆在鵠臺上。高一丈三尺。脚厚八尺。上收三尺。兩頭遮過門三二丈。所以遮隔衝突。門之啓閉。外不得知。縱使突入牆內。城上砲石雨下。兩邊羊馬牆內可以夾擊。

一城門貴多不貴少。貴開不貴閉。城門既多且開。稍得便利去處。卽出兵擊之。夜則斫其營寨。使之晝夜不得安息。自然不敢近城立寨。又須爲牽制之計。常使彼勞我逸。又於大城多設暗門。羊馬城多開門。竇填壕作路。以爲突門。大抵守城常爲戰備。有便利則急擊之。

一城門舊制皆有門樓。別無機械。不可禦敵。須是兩層。上層施勁弓弩。可以射遠。下層施刀槍。又爲暗板。有急則揭去。注巨木石。以碎攻門者。門爲三重。却後一門如常制。比舊加厚。次外一重門。以徑四五尺。堅

石圓木鑿眼貫串以代板。不必用鐵葉釘裹。又外一重以木爲柵。施於護門牆之兩邊。比之一樓一門。大段濟事。

一、城門外壕上。舊制多設釣橋。本以防備奔衝。遇有寇至。拽起釣橋。攻者不可越壕而來。殊不知正礙城內出兵。若放下釣橋。然後出兵。則城外必須先見得以爲備。若兵已出。復拽起橋板。則緩急難於退却。苟爲敵所逼逐。往往溺於壕中。此釣橋有害無益明矣。止可先於門前施機械。使敵必不能入。拆去釣橋。只用實橋。城內軍馬進退皆便。外人皆懼城內出兵。晝夜不敢自安。

一、干戈板。亦名兼板。舊制用鐵葉釘裹。置於城門之前。城上用轆轤車放。亦是防遏衝突。其礙城內出兵。則與釣橋無異。既於城門裏外安置機械。自可不用干戈板。以爲出兵快便之利。

一、城身舊制多是四方。攻城者往往先務攻角。以其易爲力也。城角上皆有敵樓戰棚。蓋是先爲隄備。苟不改更。攻城者終是得利。且以城之東南角言之。若直是東南角攻。則無足畏。砲石力小。則爲敵樓戰棚所隔。砲石力大。則必過入城裏。若攻城人於城東立砲。則城上東西數十步。人必不能立。又於城南添一砲。則城上南北數十步。人亦不能立。便可進上城之具。此城角不可依舊制也。須是將城角少縮向裏。若攻東城。即便近北立砲。若攻南城。則須近西立砲。城上皆可用砲倒擊其後。若正東南角立砲。則城上無敵樓戰棚。不可下手。將城角縮向裏爲利。甚不可忽也。

一、女頭牆。舊制於城外邊約地六尺一箇。高者不過五尺。作山字樣。兩女頭間留女口一箇。女頭上立狗

脚木一條。挂搭皮竹篾籬牌一片。遮隔矢石。若禦大砲。全不濟事。又女頭低小。城外箭鏝可中。守禦人頭面。須是於城上先築鵲臺。高二丈。闊五尺。鵲臺上再築牆。高六尺。厚二尺。自鵲臺向上一尺五寸。留方眼一箇。眼闊一尺。高八寸。一云方徑及尺。相離三尺。又置一箇。兩眼之間。向上一尺。又置一箇。狀如品字。向上作平頭牆。敵上登城。只於方眼中施槍刀。自可刺下方。眼向下。自有平頭牆。卽是常用籬籬牌掛搭。不必臨時施設也。更於鵲臺上靠牆。每相去四寸。立排叉木一條。高出女牆五尺。橫用細木夾勒。兩道或三道。攻城者。或能過品字眼。亦不能到平頭牆上。更兼牆上又有排叉木限隔。若要越過排叉木。必須用手攀援。則刀斧斫之。鎗刃刺之。無不顛仆。守者用力甚少。攻者必不得志也。

一、馬面。舊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減二丈。闊狹隨地利不定。兩邊直覷城脚。其上皆有樓子。所用木植甚多。若要畢備。須用氈皮挂搭。然不能遮隔大砲。一爲所擊。無不倒者。樓子既倒。守禦人便不得安。或謂須豫備樓子。隨卽架立。是未嘗經歷攻守者之言也。樓子既倒。敵必以砲石弓弩。併力臨城。則損害人命至多。亦不可架立。今但只於馬面上築高厚牆。中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又可通過鎗刀。靠城身兩邊開兩小門。下看城外。可施禦捍之具。牆裏造瓦厦屋。與守禦人避風雨。遇有攻擊。便拆去瓦厦屋。靠牆立高大排叉木。用粗繩橫編。若造籬相似。任其攻擊。必不能爲害。

一、城不必太高。太高則積雨摧塌。修築費力。城面不可太闊。太闊則砲石落在城上。緩急擊中。守禦人城面通鵲臺。只可一丈五尺。或一丈六尺。高可三丈。或三丈五尺。沿邊大郡城壁。高亦不過五丈。闊不過二

丈而已。

一、羊馬牆。舊制州郡或無之。其有者亦皆低薄。高不過六尺。厚不過三尺。去城遠近各不相同。全不可用。蓋羊馬城之名。本防寇賊逼逐人民入城。權暫安泊羊馬而已。故皆不以爲意。然捍禦寇攘。爲利甚薄。當於大城之外。城壕之裏。去城三丈。一云去城二丈。築鵲臺。高二尺。一云高三尺。闊四尺。臺上築牆。高八尺。一云高一丈。脚厚五尺。一云厚六尺。上收三尺。每一丈留空眼一箇。以備覘望。遇有緩急。卽出兵在羊馬牆裏作伏兵。正是披城下寨。仍不妨安泊羊馬。不可去城太遠。太遠則大城上拋輒不能過。太近則不可運轉長鎗。大凡攻城。須填平壕。方可到羊馬牆下。使其攻破羊馬牆。亦難爲入。入亦不能駐足。攻者止能於所填壕上一路直進。守者可於羊馬牆內兩下夾擊。又大城上輒石如雨下擊。則是一面攻城。三面受敵。城內又有一小砲可施。凡攻城器械。皆不可直抵城脚。攻計百出。皆有以備之也。

一、羊馬牆內。須酌量地步遠近。安排叉木。作排叉門。分布安排。人兵易於點檢。兼防姦細入城。

一、城郭舊制。只是一重。城外有壕。或有低薄羊馬城者。使善守者守之。雖遇大敵。攻計百出。亦可退卻。或不經歷攻守者。忽遇大敵圍城。無不畏怯。須是先爲隄備。當於外壕裏修築高厚羊馬牆。與大城兩頭相副。卽是一壕兩城。更於大城裏開掘深闊裏壕。上又築月城。卽是兩壕三城。使攻城者皆是能者。亦無可攻之理。大抵城與壕水。一重難攻於一重。至若裏城裏壕。則必不可犯。計羊馬牆與裏城裏壕之費。亦不甚多。若爲永久之計。實不可缺。

一、修築裏城。祇於裏壕垠上增築高二丈以上。上設護險牆。下臨裏壕。須闊五丈。深二丈以上。攻城者或能上大城。則有裏壕阻隔。便能使過裏壕。則裏城亦不可上。若此則不特可禦外敵。亦可潛消內患。裏城裏壕費用不多。不可不設。庶免臨急旋開築也。

一、修城舊制多於城外脚下。或臨壕栽了叉木。名爲鹿角。大爲無益。若城中人出至鹿角內。壕外人施放弓弩。鹿角不能遮隔。若乘風用火。可以燒燬。不如除去爲便也。

一、今來修城制度。止是在外州郡城池。若非京都會府。須於城內向裏量度遠近。再於外修築一重。其外安置營寨。向裏更築一重。作官府。若此豈特堅固而已哉。內外之患無不革盡。

一、攻城用雲梯。是欲蟻附登城。今女頭上旣留品字眼。又有排叉木。又有羊馬牆。重重限隔。則雲梯雖多。無足畏也。

一、攻城用洞子。止是遮隔城上箭鏃。欲以搬運土木。輒石填壘壕塹。待其填平。方進攻具。或欲逼城剝掘。今旣有羊馬牆爲之限隔。則洞子亦自難用。

一、對樓則與城上樓子高下相對。鵝車稍高。向前瞰城頭。向下附城脚。天橋與對樓無異。止是於樓上用長板作脚道。或摺疊翻在城上。皆是登城之具。今羊馬牆旣有人守。自可兩邊橫施器刃。敵人別用撞竿。與其他應急機械。自不足畏。大凡攻城用天橋。鵝車對樓。火車火箭。皆欲人驚畏。有以備之。則不能害。

一、攻城多填慢道。有至三數條者。高與城等。直逼城頭。今羊馬牆中旣有人拒敵。又大城上拋擲輒石。自

然難近大城更照所填慢道於城內靠城脚急開裏壕塹上更築月城兩邊栽立排叉木大城上又起木棚置人於棚上又於欲來路上多設籤刺使能登城亦不能入城或能入城亦不能過裏壕縱過裏壕決不能過月城以慢道攻城者百無一二今所備如此亦何足畏凡攻城者有一策則以數策應之

一攻城用大砲有重百斤以上者若用舊制樓櫓無有不被摧毀者今不用樓子則大砲已無所施兼城身與女頭皆厚實城外砲來力大則自城頭上過但令守禦人靠牆坐立自然不能害人力小則爲牆所隔更於城裏亦用大砲與之相對施放兼用遠砲可及三百五十步外者以害用事首領蓋攻城必以驅擄脅從者在前首領及同惡者在後城內放砲在城上人照料偏正遠近自可取的萬一敵砲不攻馬面只攻女頭急於女頭牆裏栽埋排叉木亦用大繩實編如笆相似向裏用斜柱撐搶砲石雖多亦難擊壞砲既不能害人天橋對樓櫓車慢道之類又皆有以備之則人心安固城無可破之理

一攻守利器皆莫如砲攻者得用砲之術則城無不拔守者得用砲之術則可以制敵守城之砲不可安在城上只於城裏量遠近安頓城外不可得見可以取的每砲於城立一人專照斜直遠近令砲手定放手小偏則移定砲人脚太偏則移動砲架太遠則減拽砲人太近則添拽砲人三兩砲間便可中物更在砲手出入脚步以大砲施小砲三及三百步外若欲摧毀攻具須用大砲若欲害用事首領及搬運人須用遠砲砲不厭多備若用砲得術城可必固其於製造砲架精巧處又在守城人工匠臨時增減製造砲槍夏以六月冬以十一月十二月採取櫟木檀木皆一生筒長成少枝節者置溝渠中淹浸百餘日或半年取出去皮陰乾用櫟木上下自榫至梢按按如張熟新弓相似取略無損者然後用麻芽生皮相間繫扎

以防陰晴緩慢日晴則皮緊索緩陰雨則索堅皮緩若此繫扎可保無失

一用砲摧毀攻具須用重百斤以上或五七十斤大砲若欲放遠須用小砲只黃泥爲團每箇乾重五斤輕重一般則打物有準圓則可以放遠又泥團到地便碎不爲敵人復放入城兼亦易辦雖是泥團若中人頭面胷臆無不死者中人手足無不折跌也

一城被圍閉城內務要安靜若城外有人攻擊城內驚擾種種不便須是將城內地步分定界分差人巡視遇有人逼城號令街巷不得往來非籍定係上城守禦及策應人不得輒上城在城上人不得輒下城過當防閑不特可免驚惶亦可杜絕不虞

守城錄卷二

湯璿德安守禦錄上

王在黨忠寇德安二十日引去

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羣賊王在黨、忠、閻、僅、薛、廣等攻陷隨州。守臣陸德先以下俱逃。或盡室遭擄。遂犯德安府。知安陸縣事陳規先被差部押縣兵赴京。行至信陽。羣盜梗路。二十八日。承府牒抽回赴府捍禦。二十九日。還至應山縣七里河。賊夥閻僅千餘人。在寮子市置酒張樂。邀截歸路。二年正月初一日。規率同部押官知應城縣宋理、應山縣丞權、縣事夏暈。各以所部弓手土軍召募人。合五七百餘人。給甲定安陸縣弓手節級馬立、黃冕、召募人雷智和、管界巡檢寨土軍劉允、應城縣弓手節級李吉、三川寨土軍向吉、應城縣弓手節級竹清、三縣巡檢寨土軍楊素。凡八人。徑領衆入應山縣。掩殺羣賊。僅等大敗。餘黨潰散。投入王在黨中。王在黨去府百餘里。規尋得路。將所部兵到府。時知德安府李公濟已往諸處招集人兵。通判周子通先往諸縣起發民兵。及士曹張顏悅因賊至驚死。司錄士曹局務官安陸縣丞簿尉皆緣故搬家遁去。初三日。城中官吏軍民推規權領府事。初六日。通判周子通回府。當日規交府事與通判。準府牒。規權通判。仍充統領守禦人兵迎敵。規遂措置修築城壁。召募膽勇。刷差軍兵。勾抽保甲。隄防守禦。十一日。知府李公濟回。更不交割。牒府乞折資監當。即日離任去。十三日。王在人馬入府界劫掠。十

四日。權兵曹應城主簿田緯出城逃走。十五日。賊遊騎數十人至城下。與城上人相射。至晚回寨。十六日。王在領馬步五千餘人。著顏色衣。各執弓箭。背牌及板門扇來圍城。攻諸門。委管界巡檢胡善。三州都巡檢張惟德出戰。二人先走。匿於孝感縣九巖山寺。是日。賊與守禦人相射。申後賊退。往府東天慶觀泰山廟等處下寨。十七日。賊又攻城。賊首王在及近上首領多在齊安門外。規與權府周子通城上呼賊與語。諭以禍福。賊暫退。是晚。周子通驚中風疾。十八日。牒府在假。本府止有規及安陸縣尉董貽。兵馬都監趙令。戮監酒稅務趙康輔四員而已。於是官吏軍民。又推規權領府事。規以城危急。不敢辭。遂糾率官吏軍民。多方措置。盡死堅守。是日。賊搬積柴草。欲燒齊安門。守門人於未到十餘步。先放火箭。燕之。賊又用松柏長木及大竹雲梯五十座。齊力並進。城上人用磚石及連藍棒長鎗弓弩拒退。良久。遣人縋城。毀斫雲梯。二十日。賊列騎成陣。逼城。驅人擡鵝車洞子。樓座用牛皮并氈包。漫攻齊安門。被城上人及城門上門空處。先以掃竿托叉抵定。次用搭鈎鈎去洞子上皮氈。墜大石及磚石摧擊。又用弓弩箭射。其賊退去。續次下城。焚燒毀斫盡絕。賊又進雲梯。約高二丈。各有梯道。四圍用棉被并氈皮包裹。煙火箭鑿。不可侵近。約用四五十人。擡擁向城。被守城人先以長竹併力撞衝。雲梯傾倒。壓死賊數人。次磚石弓弩箭射擊。賊人走退。是日。賊又進天橋。約高二丈。闊一丈。以木長四丈餘。可以並行數人。如城之輓道。用以登城。賊衆數十人。擡以向城。被城上人用弓弩磚石射擊。致擡者止於十步外。不能前進。又於諸攻具之外。列大砲十餘座。四面向城飛石。擊守城人。其城上人存身向篋籬以避之。城下人向木柵存身以避之。致其砲並

不曾傷守城之人。是日賊又前以步後以騎列陣向城。城內多設砲座。城上人看覷賊近遠向著諭與定砲人向賊放擊發而多中。其賊遠退。只於城東十餘處下寨。自是每日遣人至城下相射鬪敵。及四散燒劫。略無退意。三十日早又有黨忠人馬五六千人齊到城下。著雜色衣。與王在兩夥同來。爭先攻擊。四面環繞。風水不通。規與機宜。閻孝周登城招王在諸會至城下。開說大義。薄許犒設。賊意稍解。又招賊大將蔣宣入城。置酒款說禍福。却令出城。二月初三日王在引兵去。黨忠人馬仍用洞子火炬齊攻城門。被城上人用撞竿。砲石弓弩箭拒退。當日景陵門下打死賊五人。并砲打殺鼓賊一名。是夜三更賊乘暗忽由四邊擡雲梯上城。被城上人用鎗及砲石刺打下。又攢火炬燒望雲朝天齊安等門。又用長鈎鈎城上人。又用竹木縛荻把作火炬。長二丈。列二三百炬。如火山向城門及燒城上竹城篋籬。並被守城人併力用撞竿托叉抵拒。及用砲石弓弩箭射。并放砲石。如此鬪敵。自三更至曉。方暫退。初四日早規見攻擊危急。賊不肯遠退。遂點第一隊第三隊人兵。開朝天門出。乘賊不備。分頭掩擊。黨賊敗走。卽收兵入門。却開景陵門。令第二第四隊并第一第三併力出門掩殺。其賊大敗。乘勢趕逐。除斬獲生擒外。逼入溟河死者不知其數。餘黨遂潰。是日奪到旗六十三面。鼓四十面。鐘五面。鎗刀二十三條。牌十五面。甲七連弓三張。弩二枝。牛五十二頭。馬九十四匹。驢五頭。驢十二頭。自正月十五日至二月初四日。凡攻圍二十日。今考具措置於後。

一、踏逐過往寄居官進士勇敢者。借補官資。差攝職事。

一、選募有心力百姓，分布諸門，上城禦敵，乃分認地頭，譏察姦細，及催督修城人夫工役。

一、差使院典級黃謹等行軍期司，專一行遣防城守禦修城文字，及各帶器甲，隨規巡城。

一、選差安陸縣吏楊玠等，提轄防城軍民弓手，日夜巡邏，及催促添修城壁。

一、差撥軍民弓手，分作四隊，及選差弓手節級長行，每二人共管押一隊，內馬立、馬政管押四百一十五人，李全、許進管押三百一十六人，郭政、田全管押三百六十五人，劉德、李清管押三百五十人，各分布城下，準備出戰。

一、差撥有心力膽勇保正隊頭黃壽等，部領保甲人兵一十六隊，計八百餘人，準備出戰。

一、招集到茶客楊政等，自召募人，準備出戰，并僧雷知和自召募僧行百姓二十六人，殺賊。

一、城上極是尖狹，有不及一尺闊者，其上不能容立一人，及無女頭，尋於城上裏邊用鋸鏗直削向下三尺，以代女頭，下城磴道，添造竹木棚棧，令人坐立，可以施放弓箭等器械守禦。

一、城壁卑矮，遂於城外添立竹柵，間安篋籬，外可以遮隔弓箭，內可以施用兵仗，於土城之上，又立竹城一層。

一、城有極卑薄處，遂於城內脚下，離城三尺，別立木柵一重，約高一丈五尺，間空五寸，立木一根，於城稍低薄處，無不週遍，係於土城之內，又立木城一重，於木城之外，每兩步立一人，與城上更互上下守禦。

一、城門薄怯損敵，尋於門外別立小門一重，各以氈皮釘裹，上開門頂空隙，以備墜石及下施兵仗，又於

門內兩邊栽立枋木作鹿頂約高一丈五尺長五十步其中路闊六尺至盡處用木拒馬四五重閉定每五寸立木一根兩邊木外每步立一人持長鎗

一城上以千字文爲號每步一字每字一人以五人爲一甲十甲爲一隊互相統制分布城上又以在城火夫客戶置籍給甲上城守禦

一選人兵一百五十人令保正副六人甲頭二人管押統領晝夜準備應援如東壁有報警急卽提兵東應西則西應自攻圍二十餘日每有警急無有不至者

一於賊退之後其未遠止在城外側近圍繞之中寅夜偷工開壕築城仍命工人計城厚薄而中分之先併力以築其表高及尋丈度不可以驟登則又併力以築其裏適相當然後增築以成之內具畚鍤以督役外荷戈矛以備警起五邑之夫萬人竭作不淹時而畢

一城壁長八百八十二丈高二丈五尺上闊一丈六尺底闊三丈七尺五寸及於城壁外開築城壕繞城壕塹計長七百八十八丈上闊三丈底闊一丈八尺深一丈五尺

張世李孝義寇德安四日引去

建炎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李孝忠餘黨張世李孝義賊馬五萬餘衆已破襄陽荆門軍荆南府郢復州遂寇德安府先行文字稱欲就招安一面擺拽兵馬環繞府城本府以方議招安未敢禦敵是夜五更一點忽全時發喊雲梯火砲弓弩箭鑿攻城勢焰兇猛本府官吏軍民以死禦賊至二十三日巳時賊始退是

日矢石殺死賊兵三百餘人。賊拽屍以去。沈之河。及積薪焚之。被傷一千餘人。諸門奪下雲梯七十餘座。二十四日夜。賊兵又乘暗至西北兩門。以城上蕭靜隄防。不能下手。夜半引去。其時有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瓊討捕李孝忠等領兵在府北。累遣壘城下。應援掩擊。不至。二十五日。拔寨南去。

楊進寇德安一十六日引去

建炎二年二月初四日。羣賊楊進號沒角牛。領衆至本府城外。四面下寨。遣人齎文字來。稱有衆一百五十萬。馬三萬五千餘匹。自京東登萊沂密濰淄徐等州前來。逐州官員盡皆勦殺。本府視賊寨約有十餘萬人。馬三千餘匹。是日略來脅城。不多時。各退歸寨。初五日以後。朝暮繞城。矢石所不及處。擺布人馬三五重。更番替換。又於前分布攻城人馬。大振金鼓。喝喊馬軍在後。用刀鎗擁逼步人。并力攻城。一齊發弓弩及神臂弓箭。鑿射城上人。并持雲梯四面奔城。被城上守禦人弓箭鑿砲石磚石雨下。賊並不曾得利。城中時出兵衝殺。賊遂少退。四五日後。賊復添立攻具。高起望樓。下瞰城中。并造戰柵對樓洞子。用牛皮包幔。又用夾布作遮箭幕。約高三丈。箭鑿皆不能害。又立大砲。攻具日增。夜遣人搬柴草向羊馬城。并城門放火。亦被守禦人救護撲滅。并矢石禦退賊。不得利。十七日。增望樓四座。大砲五十餘座。洞子一百餘箇。遮箭布幕三十餘座。大戰柵一座。對樓一座。及雲梯不知其數。其戰柵約高二丈。四方各闊一丈六尺有餘。先用人裏外擡奔向城。被城上人用弓箭鑿并砲先射打退擡奔人。及打得傾側。使用不得。棄下退去。其對樓約高四丈。闊一丈五尺有餘。作五層。縛木梯斜上。高過于城。其勢太重。推拽難行。兼被城

上守禦人施放矢石射打推拽人莫能近前其餘遮箭幕盡被砲石打得碎破其洞子湊成又被城上墜下柴草積火焚燒皆不得近前其砲亦被城內放砲多打殺定砲人其賊凡所立攻具一一施用數日皆不能傷城上人自初四至十九日計十六日逐戰鬪殺傷賊數多賊知城不可攻二十日方遣人至齊安門下高聲呼城上人且不要放箭防禦教來打話當時城上人問打甚話其人言恁也不出來共俺廝殺我也打恁城不破有招安官來俺只待要些犒設受招安城上人答待恁受招安了與恁犒設其人便去至晚有一人著紫道服領二十餘人持東京留守司請召旗一面向城隔壕與城上人說話稱是東京留守宗元帥使臣成忠郎王申元帥遣來招安楊防禦高聲讀示宗元帥咨目并劄子言楊防禦今日方肯受招安待問本府要些犒設并出券往東京本府許之二十一日送犒設在城外其楊進領人親到齊安門下受政謝而去是日楊進領衆起離向信陽軍前去契勘楊進自三月初四日圍城攻具甚盛被城數多及出兵衝殺入壕淹死者五十餘人及於壕內撈漚到賊屍於沿身搜到借補使臣文帖四道及被擄人回稱楊進被箭射着頭又被磚砲打着額倒臥累日後起來噴在邊將官不來扶救斬之又聽得楊進言自出京以來不曾折了人却到這裏折却許多又折了強將四員見得楊進計窮力盡方受招安

孔彥舟三次寇德安皆不克引去

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北來一項羣賊數萬人稱是單州團練使郢州鈐轄孔彥舟在黃州麻城縣作過至三年正月初七日賊至黃州皆剃頭辮髮作金人裝束是夜填塞壕塹用雲梯及牛皮洞子安立砲座攻圍黃州城及肆掠黃陂縣并侵犯德安府孝感縣界本府慮賊來犯城遂分布官吏軍民於諸

門地方嚴行隄備。其賊逆邇至孝感縣東舊鎮。殺人放火。劫掠財物。二十四日。到環河鎮。殺傷已受范瓊招安下吳錫人馬二十六日。到府東十八里下寨。稱是武經大夫榮州團練使東平府兵馬鈐轄京東西路統制軍馬孔彥舟。二十七日。領全軍數萬。至府城下四外。占岡擺布。搭立施設弓箭。射城上守禦人。被城上人齊發砲石弓弩。賊衆不敢近。當夜遁去。向隨州前去。至閏八月十一日。復自光州回至本府應山縣作過。再占據隨州。九月初一日。分遣賊騎侵犯本府圍城。本府乘時出兵掩殺。初八日。賊遁去。復回占隨州。十一月初一日。彥舟又自隨州領人馬至本府城下。圍繞劄寨。初八日。大隊併至攻城。被本處守禦人施放弓弩箭鏑砲石禦敵。至晚退却。止在城外。初九日。拔寨南去。占據復州。又往占據荊南府。正月二日攻城。當夜引去。九月初一日攻城。初八日引去。十一月初八日攻城。次日引去。

董平寇德安三萬人即日敗去

建炎三年三月。羣賊董平部領人馬至應山縣。稱勤王兵。沿路劫掠。四月初四日夜。掩劫孝感縣。官吏居民逃走有不及者。悉爲驅擄。乃燒盡一縣官私屋宇。是日。在本縣東舊鎮劄寨。分遣賊徒剽掠。本府差撥人兵六頭項前去掩殺。董平起離取唐州去。九月十二日。有宣撫處置使司差知信陽軍武經郎孫璘到本府。差兵護行至信陽交割。至十二月二十日。董平破信陽。璘僅以身脫。其家并官屬皆沒於賊。平差人占據信陽。自往唐州大義山劄寨。令隨唐信陽三郡人戶送納糧草。并收逐處稅錢。四年三月十六日。平領三萬餘衆到本府。本府差正將辛選發兵往應山界迎敵。戰數合。賊大敗走。殺賊千餘人。鉦鼓旗鎗弓

箭器械輻重，棄之滿道，平尋走往西京界，爲鄉村把隘人所殺。

守城錄卷四

湯璿德安守禦錄下

趙壽寇德安三日引去

建炎四年五月十二日。羣賊趙壽號不忙。自黃州領衆數萬餘人。至孝感縣界劫掠。遣人至本府。欲就招安。是月有朝奉郎守尙書兵部員外郎福建廣南東西荆湖南北等路撫諭使馮康國到本府。守臣陳規白馮乞行招安。會趙壽亦遣人以書與馮。願受招安。規復遣人往壽寨。說以撫諭肯行招安之意。六月初二日。壽領衆至城外。是晚。馮親出城見壽。初三日。壽攜數隊入城。聽撫諭聖訓。謝恩招安了當。馮牒壽令權於江州黃州駐劄。聽候朝命。本府亦支給錢糧犒設。訖十二日。壽起發。至東四十里環河鎮駐劄。忽夜遣人馬分頭頂於本府八門。改換色衣。僞作民兵裝束。一擁奪門。賴諸門守禦素備。卽時以死捍禦。旋增弓弩砲石關敵。至巳時方退。復放箭砲不及處。擺布圍城。迭來攻打。被城上弓弩砲石不歇。及遣兵披城出戰。三晝夜。計窮力盡。二十日。賊拔寨南走。

曹成李宏寇德安自六月至二月引去

建炎四年六月。有曹成李宏賊自舒州歷光州信陽至本府。衆數十萬。布滿諸縣。直抵襄陽。鄂州界。駐劄三龍河。時早禾始熟。廣被芟掠。本府以賊兵衆盛。不輟隄備。七月三十日。賊兵至城下。攻打府城。本府一

面施放弓弩箭鑿砲石。一面發兵出外披城鬪敵。賊不能破。巳時方退。八月十四日。衆賊又至城下。本府再發人兵出城迎敵。賊復退。於近城桐柏廟下立寨。分遣騎於八門一二里外立小寨。圍困本府。不通往還。本府官吏軍民以死捍禦。間出兵掩殺。每夜遣兵劫擾小寨。奪糧入城。晝夜相拒六十餘日。是時成等人馬寔多。本府兵極少。其勢不敵。遂設計謀。差人齎公文前去問商成等。誘以禍福利害。指其自新之路。成等始退。十月初三日。遣人入城商議。稱一行兵衆元非爲賊。止爲鄉中不可居止。遂前來尋有糧食用。却蒙朝廷收還招安之後。所授官職。止乞元來官資。湔洗招安之民。及齎到成等申狀。本府於初五日備錄奏聞。成等始於十六日復還三龍河大寨。仍不住於府城四外燒劫。又因本府抄截掩殺之故。十一月二十四日。復領衆來攻城。本府出兵迎敵。至午方退。五年二月十九日。成等領衆起離三龍河。往漢陽軍渡江前去。

桑仲夏邢尙孫羣賊寇德安三月引去

紹興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有信陽軍邢舍人尙統領等部領二千餘人。至本府城下焚掠。本府卽時閉門捍禦。雖稍退。未肯遠去。十七日。又有隨州孫彪統領人馬三千餘人。亦來圍城。本府閉門捍禦。及遣兵出城戰。殺傷百餘人。方退。亦未肯遠去。二賊梗路不通。二十日夜。賊齊至城下。弓弩箭鑿雲梯布牌。攻諸門。本府官吏軍兵拒敵。二十一日早。始退離城百步外圍繞。是夜。信陽軍賊馬前去攻孝感縣。不克。復回本軍。隨州賊馬前去攻復州。陷之。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再發人馬兩路。前來本府近城四外焚劫。本府官吏

軍民晝夜上城。不曾解甲。以死捍禦。及時出兵掩殺。三月初間。始退向隨州去。續據忠訓郎權孝感縣韓
通狀。准鎮撫使差權縣事踏逐到離舊縣一十里臨澗河。地名紫澗。就周圍積水爲壕。創築城壁。欲就緒
間。十二月二十四日。有信陽軍賊馬二千餘衆。自府城來奔本縣。先二百人到城北。通卽分布守禦。發兵
迎敵。賊敗走五里。逢賊大隊至。復圍縣城。施放弓弩。尋於壕外呼曰。愁是信陽大後軍。邢舍人尙統制人
馬。向北打了一百八十座山寨。壞了鄧州。信陽軍并天目山寨。今決要取本縣。屯泊人馬。就糧贖軍。圍至
夜。只於壕外分布劄寨。二十五日。賊掠澗河客船。載兵入壕。及用布牌木牌遮箭。擡奔雲梯五十座向前。
水陸攻縣城。被本縣人施弓弩砲石。併力捍禦。至晚。賊退回寨。二十六日。賊多拽河內船舫五七隻爲一
綫。用大竹絞成竹牌。立於船頭。旋添船併作浮橋。於北壁壕內攻縣城。城上弓弩砲齊發。敵不能近。復拽
船泊岸。只攻東北。亦被禦退。至夜回寨。通恐賊別生計。遂親領兵三更出劫賊寨。殺賊三百餘人。及收到
被擄男女五百餘人入城。二十七日。賊於壕外添砲數座。及分布船隻向前攻城。至午禦退。二十八日。又
以雲梯向前併力攻城。至夜禦退。二十九日。賊又用船六十餘隻通作一綫。用板釘鋪船面。船頭並用竹
木布牌兩頭遮箭。後立長槍五百餘人。撐拽攻西壁勢兇猛。通激勵人兵。西門放出戰船十五隻。於壕內
及城上弓弩砲石齊發。至未時。賊大敗。滄溺無數。盡奪所絞船舫。其岸上擺立賊兵。卽時回寨。至夜拔寨
遁去。

李橫寇德安六十五日引去

紹興二年六月十三日。桑仲餘黨知鄧州李橫號九哥哥。領襄陽府、鄧、隨、郢州所管軍馬。及逐州百姓。共約五六千人。內正兵約四千人。前來德安府近城下寨。大小七十座。賊首李橫大寨在城西隔河。早晚舉平安火。諸寨相應。遇夜。諸寨有警。即時舉火。每寨各立望樓。樓上人執白旗。城北東西三面各正視城門。門內人出入必先見出稍多。卽舉旗向門。本寨及兩邊連寨人。競出掩撲。或城內出兵迎敵。及劫寨。卽時諸寨舉旗指示。悉來應援。城南有望樓四座。占高阜下瞰。城內街巷往來動息。皆見之。城上守禦。人人可數。纔見城內稍以擺拽。卽舉旗諸寨各爲備。夜於四外更互相應。把斷出入之路。圍閉府城。內外風水不通。本府雖不住出兵鬪敵。終是兵少難勝。亦嘗於城上招到橫親近打話。諭以禍福。橫只以本府收藏。霍明爲辭。誣執本府順番。必要打城。七月初三日五更一點。城外發喊。用弓弩箭射城上人。及將雲梯到城。搬草擁門火之。城上人用弓弩砲石磚石射打。不能上城。至辰時。賊退。雲梯六十餘座皆棄下。初四日。橫親領衙兵往隨州。至襄陽府。喚木匠鐵匠。搬取牛皮繩索。及於大洪山取氈及索。十餘日回來。再造天橋。洞子三梢大砲及雲梯等攻城器械。八月初四日。攻具成。至城西南角下寨。裝斲天橋。衆填壕。一夜平。初五日。入遠壕內立大砲七座。攻打城上人。其砲石小者不下十斤。大者四五十斤。用大木造四脚洞子一箇。長約二丈。闊丈五。脊高丈二以上。用濕柏木大椽密牌牛皮漫之。面與兩邊用木椽并厚氈。其脚高四尺五寸。厚似癡車脚。其狀如兩間屋。推臨裏壕。用大木椽絞成狗脊洞子。接連兩行。各長五十餘步。并厚木板牌二百餘面。遮護賊人搬運草木磚石填裏壕。數日。斲就天橋脚共六隻。高五尺。厚薄一如洞子。

脚長六丈以上。闊二丈。高三丈五尺以上。近及四丈。上闊一丈以上。當頭自下至上斜高向前約一丈以上。中下三層當面并兩邊及頂上。皆用牛皮厚氈毯棉被掛搭。其天橋底盤上復繫大竹索兩條。各長二十餘丈。每條百餘人牽拽。規暗料賊必是欲以砲打城門并城上人。使住立不得。然後進洞子向前填平壕。便推天橋就城。因以上城。規卽時令人於城上照賊填壕處。相對用大木置起戰棚一座。上下兩層。其上橫鋪大木三重。及於城裏脚下深栽高木棚一所。以防賊人萬一上城後。若便下城。則必陷在城中。又於城上兩邊匝女頭牆。密用大木埋起高排叉柱。遮隔砲石。又於戰棚南北各東西橫埋排叉柱兩重。柱外各分布長鎗手并斬馬刀。又於柱外各東西更置戰棚一座。棚上各備磚石弓箭。以備賊人萬一上城。分頭兩向沿城殺入。及防戰棚上下人有不盡死禦敵者。至於必死之地。使之無不用命。又於城裏相對賊定砲并填壕處。亦立大砲七座。內三座亦可施放砲石。重三五十斤至五六十斤者。又於砲架前并兩邊高埋大木砲架中心。拽砲人上橫排木椽作砲棚遮隔賊砲。每砲一座。用砲手三人。更互使用。城上照料城內。放出砲石。遠近偏正一人。城上戰棚下用大木兩條。各長二丈四五。橫用括木兩條。各長六尺。當用橫木一條。長一丈。造就托竿一所。又以乾竹柴草。造下火牛三百餘箇。又以大枋木三條。合就長板一片。約長一丈五尺有餘。又以火砲藥造下長竹竿火鎗二十餘條。撞鎗鈎鏢各數條。皆用兩人共持一條。準備天橋近城。於戰棚上下使用。又於兵衆中選用有膽勇者。分爲十四甲。逐日輪當戰棚上下。并排叉柱外及羊馬城外。及準備諸處緊急應援。以安陸縣尉李居正統領。又以副將馬立統領一項人兵。專點

檢四壁守禦。及攻城緊處策應。幸而其賊所置攻城器具前來。一一皆如所料。賊所立砲七座。不住施放。一十四晝夜。雖打壞城上門樓。并城門護板。及打折排叉柱。并戰棚上橫鋪木植。但逐旋打壞。逐旋添補。立起。並不曾正打著城上城內一人。惟是城裏放砲出外。遠近偏正。有城上照砲人招呼。令逐旋挪移。轉動砲架。及添減拽砲人數。或砲石大小施放。所以城外賊人。稍有攢聚。砲力可及處。即時打散。其賊砲手。并拽砲人。多被打殺。所有賊人狗脊洞子。只於當日盡皆打倒。并人亦打殺。更不能使用。惟有大洞子。臨壕約中城內大砲二三百下。方始打動。上蓋少有損壞。其當面椽簾氈簾。一齊打碎。砲入洞子內。打殺人多。却推向前再修。別無牛皮作簾。並簾裏硬排立木。又向前來。再打損壞。方推拽向後不用。只擁驅擄到老少婦女。搬運草木磚石填壕。並不顧城上箭砲打殺。若是打殺近上首領。并親近正賊。卽馱背或昇去窖埋。若是打殺驅擄人。并已下人。卽時剮肉食用。其壕相近填滿。方再以土傅城。城上人併射火箭。在所填草木上。偶值風順。其賊衆向前打撲不及。被火燒著。兩三晝夜。尙未燒盡。其賊又只用磚石并土。相兼再填。又兩三日。相近填滿。其老少婦女死損外。見存無幾。兼近城脚。難向前來。遂選壯健人與正賊牙兵相兼。以布袋盛土。走奔向前來。并皮袋撒下。急走回去。其搬運填壕。并定砲拽砲。及城下往來之賊。中箭并砲。前後死損甚多。其賊漸窘。少闕糧食。襄鄆隨郢四郡界內人。田種萬無一二。回去亦難得食。打劫已徧。並無可劫。除正賊近上甲頭人有些裝著。餘人並藍縷。惟指望打城後爲飽煖之計。所以其賊攻城。亦不惜他人命。用意堅確。不肯輕退。八月十五日。宣撫使司送到襄鄆隨郢州鎮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譚

憲公文稱朝廷已差李橫充襄鄧隨郢州鎮撫使。又將譚憲文字付李橫照驗。橫言便是朝廷差我做鎮撫使。教我去那裏喫著甚底。我也不能做得他鎮撫使。我待打城破後相度。十八日賊衆遂填平裏壕。十九日四面分布打城。賊安排下雲梯。伺候同時下手。及四外高阜處。及要路上。各布馬軍。準備稍截城破走出之人。至午時。推天橋湊城西南角。正是所填壕上。於天橋兩邊擡雲梯三十餘座。後布長槍手約一千餘人。發喊並鉦鼓齊發。及弓弩箭砲石一齊施放。射打城上守禦人。其天橋已是近城。規卽於城上戰棚脚下。推長板出城頭數尺。於板上併手推滾下大石。於城外脚下打推天橋賊衆。及推出托竿。托住天橋。爭一丈有餘。不能到城。其戰棚上下方欲施用火鎗撞鎗鈎鏃之次。其天橋脚下人倒推。并牽拽竹索。人倒拽天橋急回。約五十餘步方住。得一時辰以上。却向前來。於天橋先行路稍近南行。意欲閃避托竿。無可行得。近南地步丈尺稍多。所填壕不甚寔處。致陷住天橋東南前脚。前來不得。却向後拽。又因人衆用力太多。拽斷竹索。進退不得。致羊馬城內兵出。與天橋下賊人用命鬪敵。并城上磚石弓弩箭鑿城裏砲石并下。移時方始殺退賊兵。尋於城上推下火牛柴草。被羊馬城內人並出。搬柴草積在天橋脚下焚之。其天橋上併中隔內賊兵。方始慌忙走下。一齊退却。并遶城四外賊兵。各被城上守禦人施放弓弩砲石。砲射打退走。棄下雲梯。及向外高阜處。并要路上分布人馬。一齊回寨。其賊大敗。當夜遁去。契勘其賊方五六千人。自入府界百餘里。驅擄人數甚衆。皆以正賊監押。收刈稻穀。搬材木。置造攻城器具。後來收盡田稻井梨棗等。及造就攻具。一齊追收回寨。併使打城。共數萬有一萬餘人。雖人數不爲甚多。然所造攻具。雄壯。擺布。施設。次第。似乎不容人力可敵。兇焰實爲可畏。加之城內人飢餓。雜草木皮菜食之。凡守禦六十五晝夜。橫之攻城也。久之不下。一日遣人請賊事。規在城上見之。橫曰。願得粟二百斛而去。左右謂

勿與規曰我糧無幾橫來請是視我虛實不與即謂糧乏攻益力去愈緩與之則通有日矣即途與之明日橫眾攻城規坐城樓砲折足指容色不變圍益急糧不繼請將請糶牛以食規曰殺牛代食敵聞之圍碎未穿矣乃盡取酒務麪分給之仍搜家財得萬緡以犒軍漢又人來云願得府之魁妓而後罷攻諸將曰城圍七十日矣以一婦人活一城之衆不亦可乎規曰使橫即退是我以婦人求和况未必退乎其再來當斬首以達之孝感縣令裨通來告曰縣有粟百斛路絕不通規命乘風雨呵殿而來賊軍疑其有神不敢睨橫以天橋車逼城規曰技止此爾縱火焚之即退因嘆曰使橫更七日不解麪軍疑矣

湯璿字君寶潭州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授德安府教授先是建炎間陳規守德安屢經大寇皆應以閒暇於城上築鵲臺城外築羊馬城又於羊馬城外設木棚賊至輒敗後知順昌府府多儲粟計議司來起粟赴河上規請代以金帛已而金人圍城竟賴其粟以充軍食卒以破敵璿訪尋其事編為建炎德安守禦錄紹熙四年璿除太學錄表上其書

右陳規守城法用於倉猝無備之中九攻九拒應敵無窮十萬百萬膽不退却程式具存剖析尤備凡沿邊守宰細繹此書思過半矣



八陣圖合變說

龍正撰

八陣圖合變說

本館據學津討原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提要

八陣合變圖說。明龍正撰。正，武都人。正德中，萊陽藍章巡撫四川，駐兵漢中，遣人至魚復江圖八陣壘石，正時在章幕中，遂推演爲圖說，刊於蜀中。

敘

昔者漢之諸葛。大名垂於宇宙。而成于八陣者居多。諸葛之八陣。昉于黃帝。風后。而實得心法。非專推演也。故其壘石于沙。縱橫皆八。其曰天衝。地軸。天前衝。後衝。地前衝。後衝。與夫曰風曰雲者。陣之名也。六十四有四者。陣之多寡相乘數也。布之各有其方。列之各有其位。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之後。名曰却月陣。開闔作止。間隊與八陣皆同。下營之際。環衛於後。出入神速。應敵取勝者。此總圖之合歟。若其內外之分。天覆地載。左右之分爲風揚。爲雲垂。前後四隅之分爲龍飛。爲虎翼。爲鳥翔。爲蛇蟠者。此八陣之變歟。合不自合。而包含無盡。變不徒變。而應敵無方。堅如磐石。觸之者碎。熾如烈火。犯之者焦。此司馬懿之所以甘受巾幗之辱。而終不敢輕之以取敗也。武侯已變。而陣圖之在白帝城魚腹洲者。固自若也。晉馬隆以三千步卒。破暑機能數萬騎。以復涼州者。按此圖也。自時厥後。兵家者流。但以資談說。而不以教行伍。雖師律提綱。具在圖說。而於總圖後少却月陣圖。是無遊兵也。無遊兵。何以取勝而禦猝然之變也哉。且于擺陣未有號令之詳。變陣未有旗幟之色。雖欲用之。不可得已。此吾東萊藍公以大都憲典兵漢中之時。所以慕景武侯。遣使魚腹。圖其猶在之壘石。而諦觀之。加以推演。詢問講究之久。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指要者。乃取小石于廳事後。布以合之。起以變之。其合其變。應手而成。于是以擺變陣之舉。竟發其所未發。而成一書。自將領以至士卒。俾各誦而習之。無何揣熟。敵愾之氣。十倍尋常。乃制爲衝陣之法。遴選勇

銳以衝之。衝則見擒。無能脫者。將士欣躍。思欲一逞。由是奮武揚威。屢戰屢勝。漢南搗賊。相次授首。斬獲降散。無慮數萬計。漢中又安。班師奏凱。論功推擢。雖公之忠貞知勇絕倫。何莫而非自八陣圖說中來耶。是漢中之功。成于陣圖之習。陣圖之習。成于藍公之教。人存政舉。余不能無深羨矣。余乃次第其槩于右。以冀陣圖之用于將來。則亦存乎其人云爾。

正德丙子春二月吉日。賜進士第朝政大夫前廣東布政司右參議徐昂識。

八陣圖合變說

明 龍正撰 昭文 張海鵬訂

推演八陣。始于隊伍。而成營陣。伍者五行生成之數也。陣者八卦之象也。遊兵者二十四氣之數也。所以五人爲伍。十伍爲一隊。加五旗軍而五十有五。終于生成之數也。八隊爲一陣。有四百四十人。八陣爲一部。有三千五百二十人。而爲小成。可變兩數陣也。八部爲一將。有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而爲中成。八陣齊可變也。終于六十四卦也。八將爲一軍。有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而爲大成。故韓信曰。多多益辦。其布列營陣。以將臺左列四陣。右列四陣。分爲兩層。駐劄而爲小將。左列四部。右列四部。亦分兩層。而爲中將。左列四將。右列四將。亦分兩層。而爲大將。其制陣。以千人可布六華陣。每面用六十步。以小成三千五百二十人。可布八陣。每面用一百二十步。以中成一萬八千一百六十人。每面用六百步。以大成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每面用一千一百步。其小成。每隊相離十八步。中成。每隊相離八十六步。大成。每部相離一百七十二步。內餘數步。加中軍而爲閏也。以天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爲二號。以後地軸。地後衝各二隊。定作三號。以後地軸四隊。左右後天衝各二隊。定作四號。以前地軸四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五號。以前地軸。地前衝各二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六號。以地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七號。以天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八號。書于本隊旗上。布陣下營。不

得錯亂。聞中軍舉號令。每陣皆間陣。一二五六號先出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圖爲第一陣。二次舉號。三四七八號出過第一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二陣。三次舉號。第一陣又間隊。每陣出五六號。過第二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三陣。四次舉號。第二陣又間隊。每陣出七八號。過第三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四陣。次視中軍舉起火點鼓。每陣又間隊。一三五七號不動。二四六八號出前行十八步止。天前衝四陣居前。天後衝四陣居後。天衡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地前衝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自然而成八陣之規也。遊兵二十四陣分列兩哨十二陣。三陣定作一號。共作四號。分列兩層。進上開闔。間隊與八陣皆同。惟下營之際。掣環于後而伏之。取勝衝擊。全在乎遊兵也。是可忽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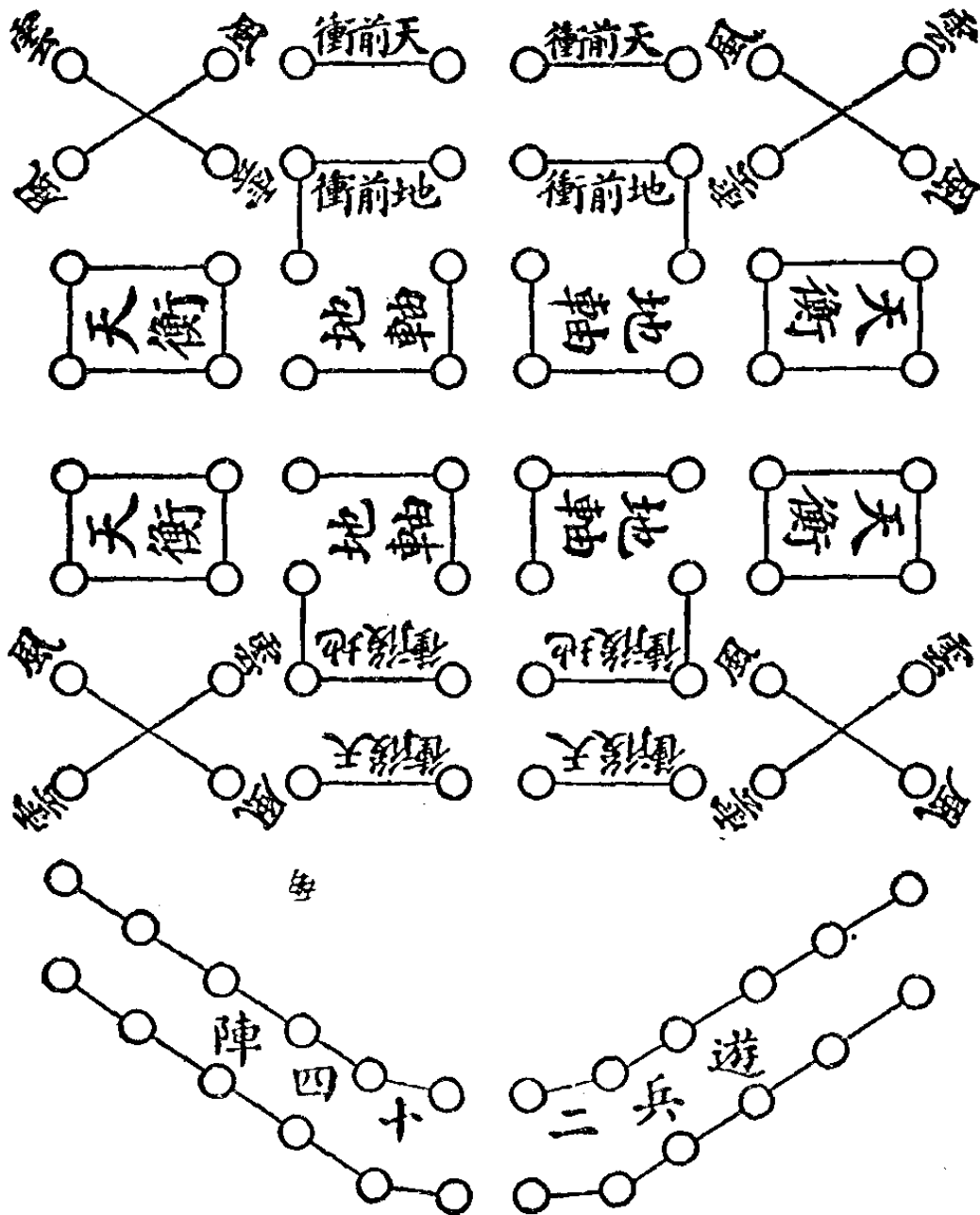
八陣號令

凡令立陣操練之日。侵晨赴各地方。每隊七行七層。以三千人之上四隊合爲一隊。二萬人之上四陣合爲一陣。二十萬人之上四部合爲一部。俱分兩層劄駐。聞中軍號笛響。馬步官旗詣中軍聽發放訖。回還各隊。傳令示衆。不許喧譁及錯亂。隊伍聞中軍第一聲。嘒囉響。各隊步兵皆集。騎兵解絆牽馬。第二聲。嘒囉響。步兵舉旗。騎兵乘馬。第三聲。嘒囉響。點鼓間隊出。緩行。一鼓一蹻。至十八步。中軍放砲一箇。麾旗三次。發喊三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鎗牌俱作戰勢。官軍齊唱護護三聲。喇叭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爲第一陣。再點鼓。後面隊盡出。緩行過第一陣前十八步。放砲一

箇。麾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齊唱殺殺三聲。喇叭響發喊。收隊駐爲第二陣。三次點鼓後。第一陣又間隊出。緩行過第二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麾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齊唱突突三聲。喇叭響發喊。收隊駐爲三陣。四次點鼓後。第二陣亦間隊出。緩行過第三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麾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鎗牌如前作勢。齊唱訶訶三聲。喇叭響發喊。收隊駐爲第四陣。中軍放起火箭三枝。點鼓。每陣皆間隊出。前十八步上。各趨原分地方下營。左右前後縱橫擺成行列。面俱朝外。金響止。戰聲喇叭響單擺開。如陣總圖。隅落鈎連。以成八陣之規。喇叭響發喊。收隊。若欲衝演變陣者。先整前哨。金鼓旗二對。響器一副。金二口。鑼二面。鼓十二面。捧鉞二箇。大銃四口。中軍金鼓旗旛如舊。聽本哨官入天陣內。用次中軍舉玄黃二色旗爲一變。天覆地載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天陣隊往南。緩行布天陣。該地陣隊往北。緩行布地陣。各至地界。麾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趨下營。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齊唱護護三聲。喇叭響發喊。收隊。中軍放起火箭三枝。二陣皆動。復回總陣。打得勝鼓。唵囉喇叭號笛齊響。各歸原地。若再變陣。亦如前撥旗鼓響器等件。聽左哨官入陣。用中軍舉五綵五暈二旗。則爲第二變。風揚雲垂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風陣隊往西。緩行布風陣。該雲陣隊往東。緩行布雲陣。其進止動盪。回營號頭。皆准前例。但唱殺殺三聲。若再變陣。右哨官入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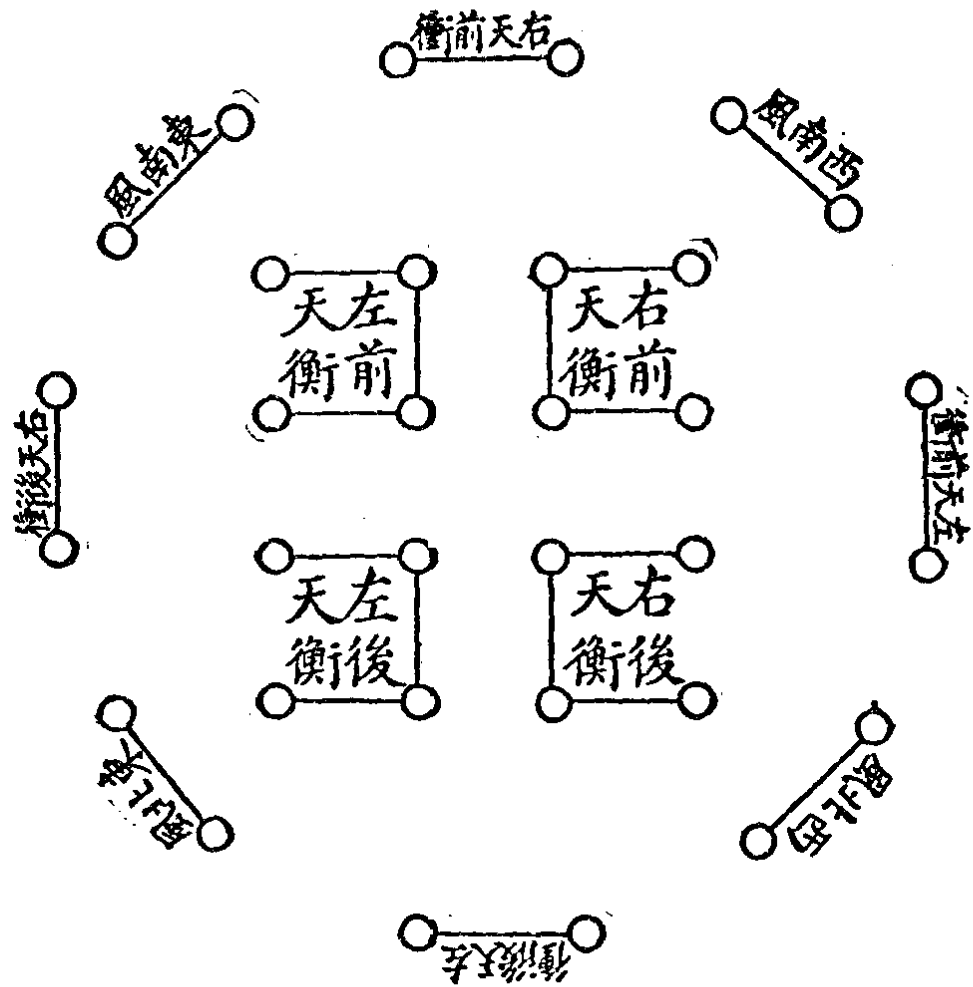
軍舉青白二旗為第三變。龍飛、虎翼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龍陣隊往東南布龍陣。該虎陣隊往西北布虎陣。但唱突突突三聲。其進止動盪號頭。皆同前例。若再變陣。後哨官入陣。中軍舉赤黑二旗為第四變。烏翔、蛇蟠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烏陣隊往東北布烏陣。該蛇陣隊往西南布蛇陣。但唱訶訶訶三聲。其號頭皆與前同。

圖 陣 八



八陣變陣例

天覆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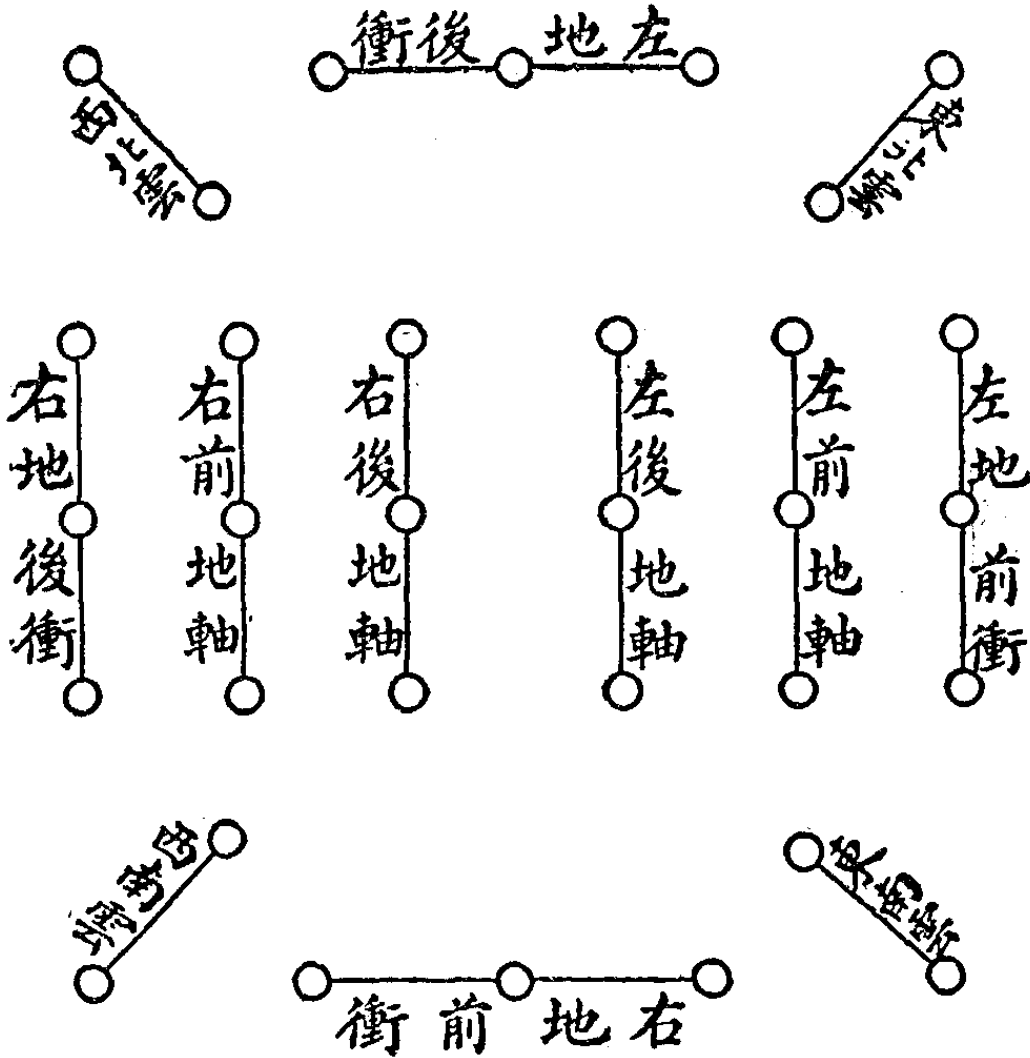


內外之分爲第一變。

外之分變爲天覆陣者，有風無雲，用總陣外面之隙，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南，以東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衝兩維，以左右前天衝各四隊列前中，以左右天前後衝各二隊列兩端，以左右後天衝各四隊列後中，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後，以東北、西北風各二隊列後兩維，謂風附天而形員也。

地 載 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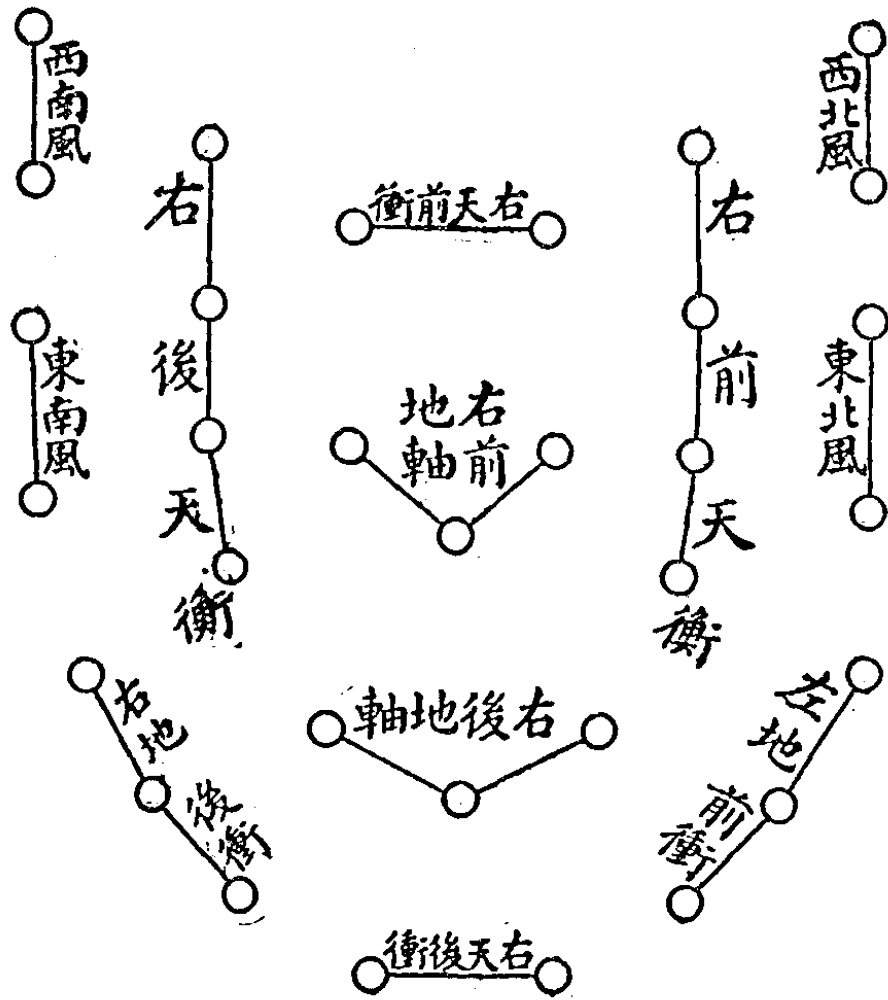
入陣圖合變取



內之分變為地載陣者，有雲無風，用總陣中間之隊，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前，居正北，以東北、西北雲各二隊列地後衝兩角，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左右中，以左右前地軸各三隊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右地前衝各三隊列軸之兩端，以右地前衝三隊列後，以東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前衝兩角，謂雲附地而形方是也。

風揚陣

八陣圖合變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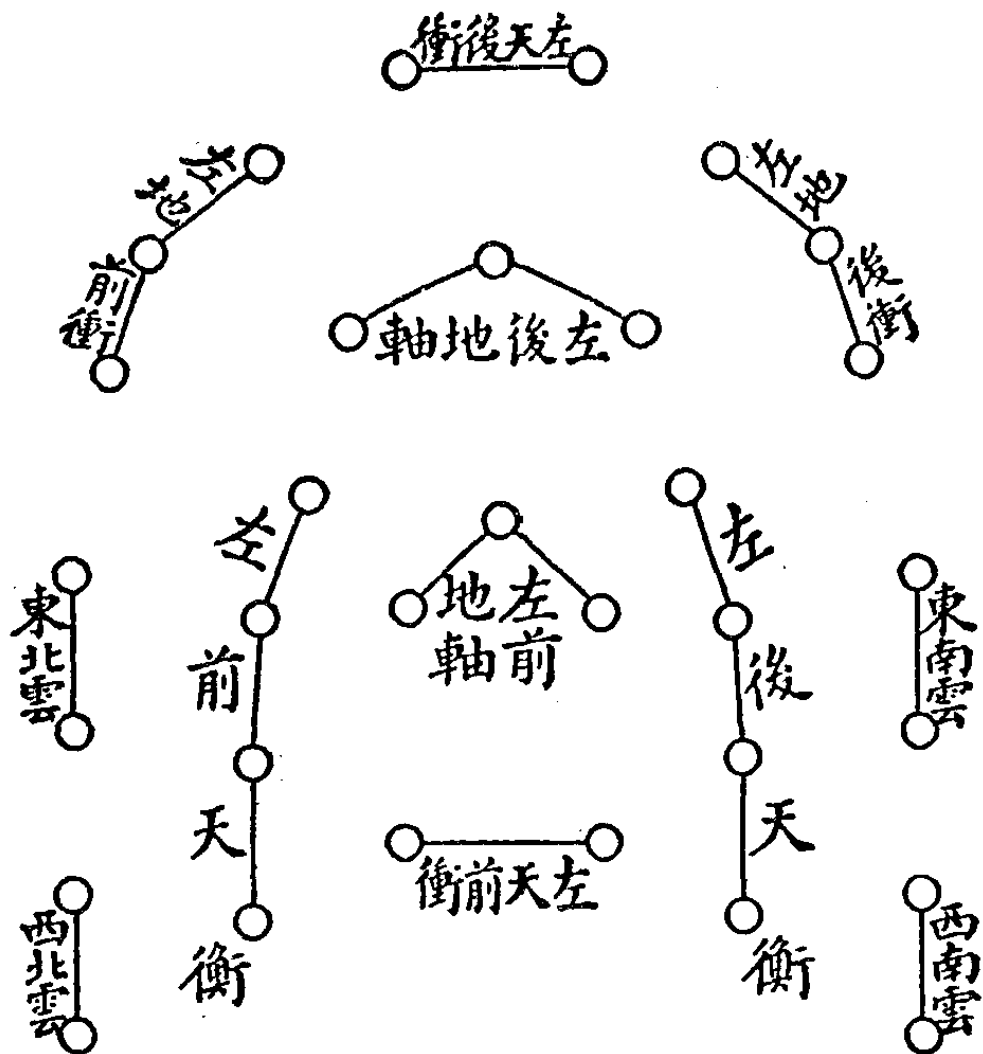


左右之分爲第二變。

右之分變爲風揚陣者，有風無雲，用總陣右邊一半隊，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西，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右前後天衝各四隊列地軸左右，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衝兩端，以後地軸三隊列後中，以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地軸兩維，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後，謂風附衝而形銳是也。

陣 垂 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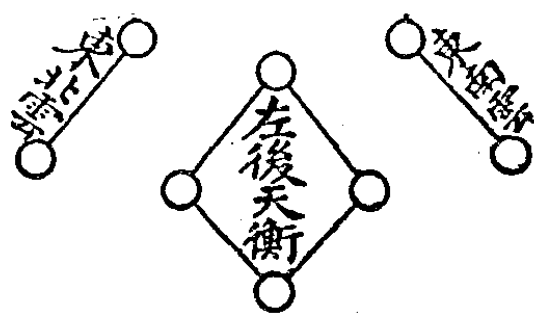
八陣圖合變說



八

左之分變為雲垂陣者。有雲無風。用總陣左邊一半隊。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正東。以左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天後衝兩維。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左前後天衝各四隊次列地軸之左右。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天衝之中。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天衝兩端。以左天前衝兩隊列後。居正西。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謂雲附衝而形有聚有散也。

龍飛陣



左後天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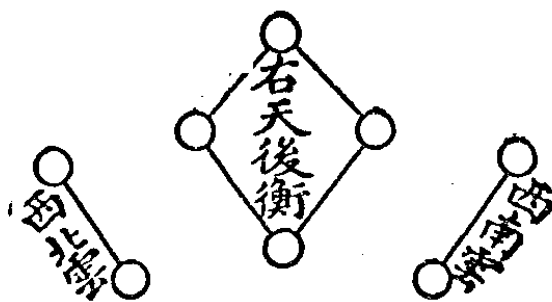
衝地 後左

軸地 後左

軸地 後右

衝後 地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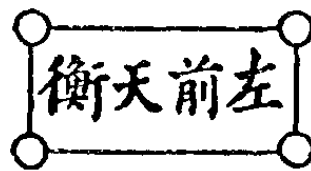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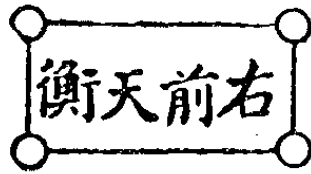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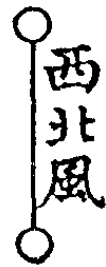
衝後天右



前後之分爲第三變。

後之分變爲龍飛陣者。有雲無風。用總陣後一半隊。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東南。爲兩翼。以左後天衝四隊列前。爲首。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天衝次。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天衝次。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地衝中。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地軸次。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地衝次。以右天後衝四隊列後。爲尾。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衝二維爲翼。謂雲後龍而形象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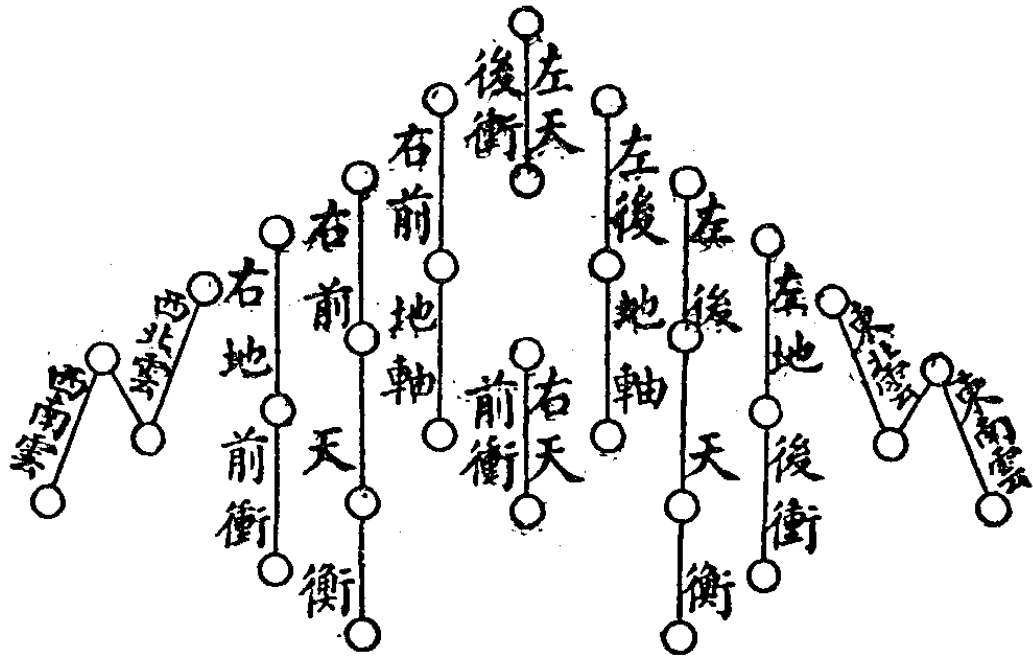
虎翼陣



前之分變為虎翼陣者。有風無雲。用總陣前一半隊。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西北二維為足。以右前天衡四隊列前為首。以右前天衡二隊列天衡之次。以前左右地軸各三隊列中之左右。以左右地前衝各三隊列地軸兩廂為翼。以左前天衝二隊列地軸之次。以左前天衡四隊列後為尾。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衡二維為後足。謂風從虎而形象虎也。

鳥 翔 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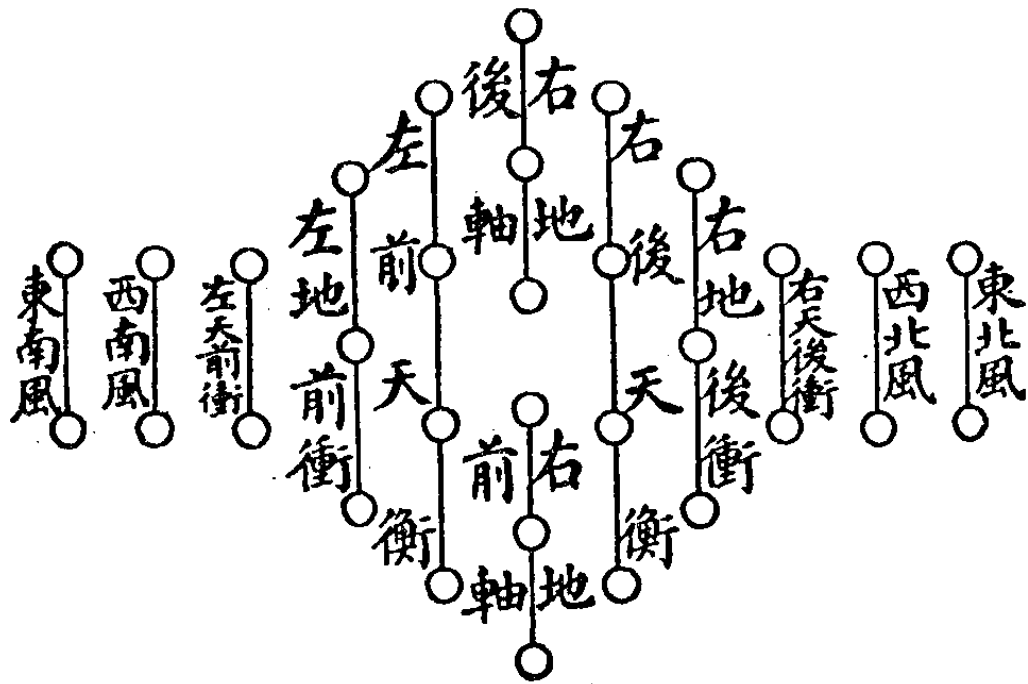
八陣圖合變說



四隅之分爲第四變。

東北西南二隅變爲鳥翔陣者。有雲無風。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左天後衝三隊列前。居東北爲首。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後爲尾。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天衝右。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天衝左。以左後天衝四隊列軸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軸左。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天衝右。以右地前衝三隊列天衝左。以東北東南雲各二隊列地衝右爲羽翼。以西北西南各二隊列地衝左爲羽翼。謂雲附衝而形象鳥翔也。

陣 蟠 蛇



一一

西北東南二隅變為蛇蟠陣。有風無雲。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右後地軸三隊列前居西南為首。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後為尾。以右後天衝四隊列軸右。以左前天衝四隊列軸左。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天衝右。以左地前衝三隊列天衝左。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地衝右。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衝左。以西北風二隊列天衝右。以西南風二隊列天衝左。以東北風二隊列西北風右。以東南風二隊列西南風左。謂風附軸而形象蛇蟠也。

諸葛武侯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孟獲觀之。曰。公天威也。司馬懿按行之。曰。天下奇才也。嚴從謂其出于風后。握機經文。以予言之。握機文乃依託爲之者。非風后也。實八陣圖之註耳。獨孤及之圖記。以爲得于黃帝書之外篇者。亦非也。馬隆八陣贊。又握機文之註耳。其見李衛公問對者。亦阮逸之僞書也。圖之蹟有四。一在沔陽。一在新都。一在魚腹。一在南市。予尋至沔陽。拜武侯之墓。而訪其舊壘。已不可識。聞新都南市者。亦殘破不可考。惟魚腹者。迄今如故。予使人圖而觀之。六十有四壘。布于前者。八陣也。二十四壘。環于後者。却月陣也。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二十有四。作易之畫也。卦定于方以知。故八陣象之。畫起于員而神。故却月陣象之。卦自畫起。方自員生。壁門者。陰陽之象也。握奇者。虛中之象也。奇正之變。皆出于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桓溫曰。是常山蛇勢者。亦妄言耳。常山蛇謂之率然。蓋高直陣也。非八陣也。李荃太白陰經。天地風雲爲正。龍虎鳥蛇爲奇。亦出臆見。至于教戰有圖。而戰陣無圖者。尤大謬也。頃者蜀盜弄兵。予奉詔致討。督師至漢中。因取八陣圖而推演之。自六十四壘。分內外前後左右四隅。又變而爲八陣。縱橫開闔。鈞連盤屈。各有條理。以之訓練。而行伍自嚴整可觀矣。三復考訂。遂圖註于左。以爲秘密。嗚呼。廢陣形而用兵者。妄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也。平居練兵。如身運臂。如臂使指。隨機取勝。應敵無方。是在于神而明之也。



三十一年五月五日

該書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錄城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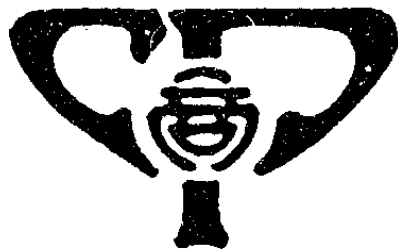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鮑潘同會 嘉祥)

G一五六一上

殿製



33
14
1957